

左氏傳說一



左氏博說一



左
氏
傳
說
一

呂祖謙
撰

中
華
書
局

左氏傳說
二

呂祖謙撰

中華書局

重刻左氏傳說序

余刻金華文萃。凡呂成公所著述。既哀輯次第就刊。獨念公生平於左氏傳研究尤深。其並類編博議而作者。茲編其一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是書似係一時講說。門人所鈔錄者。以余觀之良然。顧類編久無傳本。是編持論與博議略同。而其論世知人。於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以及一書之所以得失。推闡源流。瞭如指掌。不徒與博議互相發明。且視博議更爲詳盡。誠哉左氏之功臣也。今從通志堂經解中鈔出。仍舊釐爲二十卷。校正付梓。而撫其大概如此。以詒天下後世之讀左氏傳者。同治八年冬十一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左氏傳說

看左氏規模

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試以隱公六七年間考之，事事皆備，所謂一代之所以升降者，春秋之際，三代之衰也，然去三代雖遠，先王之流風遺制，典章文物，猶有存者，禮樂征伐，尙自天子出，如鄭武莊爲平桓卿士，鄭伯爲左卿士，則諸侯猶入爲臣，如伐曲沃立哀侯，則猶能立君，至於宋公不王，鄭伯伐以王命，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之，則征伐之權尙在，如戎朝發幣，猶不廢禮，觀鄭莊封叔段，京城過制，而祭仲之諫，張皇駭愕，翼以九宗五正，逆管侯于隨，此蓋成王封唐叔之遺，則先王制度尙存，凡此皆三代之餘澤，未泯，使平王當此之時，能振作奮厲，尙可有爲，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然所以不三代而春秋者，蓋由平王自爲不振，如鄭莊公爲卿士，當用則用，當廢則廢，何必以虛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體，曲沃莊伯本出孽，正當助翼伐曲沃，今乃助曲沃伐翼，此附臣伐君，全不是天討，君臣之綱亂矣，仲子，惠公之嬖妾也，今乃以天王之尊，而下賄諸侯之嬖妾，則夫婦之綱亂矣，以至祭伯非王命而私交，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賄，及鄭伯怨王奪政，而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則王綱解紐，委靡削弱，因以不振，皆是平王自壞了，所謂一國之所以盛衰者，試以魯衛鄭宋言之，如臧僖伯諫觀魚，攷其言而及曲章文物，

之盛。孔子所謂一變至道者，於此可驗。而韓宣子亦謂周禮盡在魯。至於其後而猶有存，如鄭莊公有權謀，善用人，當時有祭仲、子封、原繁、洩駕、曼伯、子元之徒，皆爲之用，故能以小而強，而其後有子皮、子產之徒出來，如衛之亂，石碚以身殉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鰌、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至於宋之宣穆，亂父子繼立之義，而貽殤公子馮之亂，其後隨有六卿爭政骨肉相殘之禍，舉此數端，雖數百年之事，皆可槩而見也。所謂一君之所以治亂者，且以隱公言之，惠公既沒，隱公居長，本自當立，徒以姑息惠公之愛，遂居攝而不能正君位，至如費伯非公命而城郕，公子豫非公命而擅及鄭盟，公子翬非公命而帥師，皆隱公不能收君柄，故末年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所謂一人之所以變遷者，今日舉兩端而言之，有自善而入惡者，有自惡而入善者，如鄭莊真母姜氏於城潁，天理已絕，古今大惡也，及其終也，一有悔心，因潁考叔以遺棄之意開導也，天理油然而生，遂爲母子如初，此自惡入善者。如鄭請成，陳侯不許，五父有親仁善鄰之諫，見得歷歷分明，其於謀國也如此，豈不甚善，不一二年間，如鄭洧盟而畎如忘，全不以盟誓爲事，到此昏然不曉，如喪心失志者，與前面諫陳侯時和氣無復存，幾乎自是兩箇人，此自善入惡者。讀左氏傳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看一書之所得失，所謂一書之得失，如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略儘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

貳於己。與收武爲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鄆。公又親帥師伐鄆。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爲巧。施於骨肉。則爲忍。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纔分一箇彼曲我直。便失親親之意。觀莊公始者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其欲伐段。而待其惡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辭。莊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較曲直。纔言彼曲我直。彼我對敵。便有日相戕賊之害。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其後序周鄭交質一事。則全不能分別君臣之大義。如云周鄭交質。與結二國之信。此等言語。似敵國一般。蓋周之衰。習俗見得如此。左氏雖才高識遠。然不曾明理。溺於習俗之中。而不能於習俗之外。別著一隻眼。看此左氏紀述之失也。若向所說通鑑四條。六七年間。亦可見得軍制如鄭之敗燕。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若此之類。人孰不知其爲兵制。至於不說兵制。因而見之者。須當看也。如諸侯敗鄭徒兵。此雖等閑句。而三代兵制大沿革處。可見於此。蓋徒兵自此立。而車戰自此沒弛也。財賦之顯然者。人孰不知其爲財賦。至於不說財賦。因而說之者。須當看也。如臧僖伯之諫觀魚。此固非論財賦。然所謂魚鼈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之類。此亦見當時惟正之供。其經常之大者。雖歸之公上。而其小者。常在民間。此所以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也。如武氏子來求賻一事。此可見天子之權不振。不能使諸侯自來貢而反求之。兼周之盛時。自有大喪記之類。使其

制不廢。亦何緣至於求賄。地位須當如此考。如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則猶有官制之舊。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故今特言其大槩耳。

左氏傳說目錄

看左氏規模

第一卷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元年

石碻諫衛莊公寵州吁三年

師服諫晉封桓叔桓二年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八年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八年

羽父請諡與族八年

滕薛來朝爭長十一年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十一年
息侯伐鄭十一年

桓公

宋督弑君與大夫二年

臧哀伯諫取郕大鼎二年

條之役千畝之戰二年

楚武王侵隨六年

左氏傳說目錄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鄭忽辭昏六年

楚子伐隨隨敗八年

楚子伐隨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閔元年

虢仲與芮梁荀買伐曲沃九年

莫敖請濟師十二年十三年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十三年

鄭厲奔蔡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同上

莊公

單伯送王姬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同上

齊無知弑君諸兒八年

第二卷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會于鄆齊始霸十五年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十年

齊桓霸中國十五年 侵蔡伐楚僖四年

晉文退舍辟子玉僖二十八年

荆伐鄭十六年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僖元年三年

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二十一年

齊侯使敬仲爲卿二十二年

懿氏卜妻敬仲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閔元年

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閔元年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自毀其家

以紓楚國之難三十年

閔公

狄人伐邢元年 狄人伐衛二年

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二年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三年

驪姬欲殺申生四年

第三卷

僖公

士鷺築蒲與屈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六年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 後申侯見殺五年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七年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九年

秦饑晉閉之糴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十五年

管仲辭上卿禮十二年

秦晉戰于韓原十五年

城邠役人病十六年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十七年 齊人立孝公十八年

宋敗齊師于甗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殽三十三年

宋襄盟于鹿上三十一年

顏叔以狄師伐周三十四年 王出鄭伯省視官具于汜同上

王與晉陽樊溫原欒茅田二十五年

子犯言子玉無禮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三十年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二十八年

第四卷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衛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同上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鄭人盟三十年

蹇叔言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三十三年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同上

文公

諸侯朝晉元年 衛成公不朝同上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元年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元年

秦伯復使孟明爲政二年 秦伯猶用孟明二年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三年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三年

楚滅六蓼五年 邾滅須句僖二十一年

晉蒐于夷易中軍六年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十四年

趙孟穀公子樂立公子雍六年 卻缺請復衛田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七年十三年

賈季怨陽子易班六年 先克奪蒯得田八年

范山言晉可圖九年

第五卷

文公

夷之蒐士穀將中軍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勳不可廢同上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秦伐晉胥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君弱不可以怠十五年

羣蠻百濮叛楚十六年 楚人謀徙阪高同上

宋饑公子鮑謁粟而貸十六年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子同上

敬嬴私事襄仲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同上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元年 宋城者譌同上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二年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三年

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八年

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十一年

邲之戰楚莊不築武軍十二年

第六卷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二年

邲之戰晉楚軍制十二年

成公

欒書救鄭楚禦諸桑隧六年 欒書侵蔡侵楚侵沈獲沈子揖八年

晉卻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十二年

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十三年

第七卷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十六年

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襄公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二年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三年

定嬖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四年

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七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九年

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十四年

鄭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以作亂十年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慎必失諸侯十一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十四年

晉侯問衛